



济南部队文艺丛书

拖 飞 机

曲艺



刘成辅 梅喜冬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美帝在朝鮮被迫停战后，侵略野心不变，架越过分界綫来我陣地偵察，被我炮兵击落于非軍事区。美国代表怕暴露自己的侵略本質，竟于深夜派人企图将飞机残骸拖走，但我机智多謀的民警同志戏耍一番，使美国代表在中立国代表們面前出足了洋相。

拖 飞 机

刘成輔 梅喜多 作
济南部队政治部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2971

开本720×1040公厘 1/32·印張 5/8·字數12,000

1953年9月第1版 195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統一書号：T10099·779

定 价：（5）0.06 元

東方太陽紅似火，
鴨綠江水翻金波，
中朝人民親骨肉，
并肩作戰反侵略。
戰場上戮穿了美帝紙老虎，
迫使他在三八綫上停了火。
停戰書上美國不得不簽字，
實際上他從沒有老老實實遵守過，
經常還派遣特務來搞情報，
為這事光抗議書咱們送了几大羅。
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改不了，
你想想，老鼠要不盜糧食還能活？
說的是這天傍晚有架敵機越過分界綫，
在咱們陣地上空偵察照相直搜索，
咱炮兵一看不怠慢，
一頓排炮，把飛機翅膀給打折，
它一邊輕一邊重，
一溜歪斜往下落。
同志們一看拍手笑：
“哎！你們看這雜技表演真不錯，

到底是美国駕駛員，
能在半天空里扭秧歌。”
这句笑話还未落地，
眼看着飞机往下戳。
一头栽到非軍事区，
駕駛員在分界綫上見閻罗。
整个的飞机落在綫北面，
飞机头伸过界南一尺多。
咱一面布置民警守現場，
同时把抗議書交給中立国。
当时，美国代表就在場，
他就知道是飞机又惹了祸。
中立国代表看罢抗議書，
对着美国代表把話說：
“中朝代表要求現在去看証据，
去吧！咱們馬上出发上汽車。”
美国代表一听要看証据，
好似老鼠吃了癱瘓药。
心想：說啥今天也不能跟他去，
耍賴也得拖到明天再解决。
“唉哟……哈罗，今天我渾身肚子痛，
待会我还要吃药，
咱們明天一早看証据，
真有这事，我們联合国軍全負責。”

說完他捂着肚子往回走，
邊往回走着還想對策：
怎麼辦哪？不承認吧，事實面前我無法賴，
炸掉它？不行！滅不了證據更惹禍，
急得他抓耳撓腮喘粗氣，
上帝啊！這一宿可不能白錯過，
保佑我想一個好辦法吧，
把證據消滅得干淨又俐索。
哎！我這麼干？……嗯，好！
這小子拿定主意進門就去搖電話，
找着那情報參謀把話說：

（白）“哈羅！情報參謀嗎？哈羅！是我！
他媽的，一回回的失敗教訓你就沒記住嗎？
為什麼每次都派窩囊貨？
飛機又叫共軍打下來啦，
你說說，明天在證據面前我這個老臉往哪擱？
無論如何飛機不能落到共軍手，
今晚上你拚着老命給我往回拖！
這證據你要是奪不回來，
我叫你到上帝跟前當參謀。”
參謀他放下電話氣不忿，
噘着個大嘴把怪話說：
“飛機本是你叫我派，
弄出亂子你要處罰我？”

他媽的，站着說話不腰痛，
有能耐你去把共軍惹！

（白）你敢！呸！”

咱放下敵人勾心斗角且不表，

回頭再把咱們的民警說。

守飛機的本是民警排長羅永貴，

帶領着趙華和姜計合，

趙華他長了兩道濃眉倆大眼，

粗墩墩的力氣多，

別看小趙性子急，

對待同志可真溫和；

姜計合腦子來的特別快，

人送外號叫小諸葛，

他從小還愛學摔跤，

腳底下那可真俐索。

他們仨隱藏在大樹後，

對敵人的前沿行動細觀測。

這時候太陽落山天要黑，

正南面鬼鬼祟祟過來了倆傢伙，

這倆人一個胖來一個瘦，

瘦的高來胖的矮。

那個胖的腦袋瓜溜光象個地蛋，

棒硬的圈腮胡子橫長着，

手里還拿着個望遠鏡，

指手划脚地乱比划。

这家伙专门受过特务训，

也就是刚才挨骂的那个参谋；

那个瘦的在李伪军里当连长，

他长的挺瘦楞长有点罗锅。

参谋说：“连长！刚才代表给我打电话，

叫咱们连夜要把飞机拖，

飞机上照了很多相片很重要，

成了共军的证据可了不得，

代表们碰壁都碰怕啦，

就怕在证据面前卡了壳，

脸红脖粗的活遭罪，

别说代表啦，连我这跟着去的脸上都冒火。”

罗锅说：“红脸卡壳那怕啥，

到月头他领的薪水也是多。”

参谋说：“唉！咱要能捉上几个活共军，

代表们就能赖着共军是侵略，

只要他开会坐不了蜡，

保险赏钱给的多。”

罗锅一听赏钱说：“这好办，

我同去找上几个棒家伙，

保险能把飞机拖回来，

让咱们的代表明天开会随便说。”

参谋说：“光交给你干，上司们还不放心，

为保险指揮大权交給了我，
不过……飞机要是拖不回来，
行啦！明天咱也别想活。”

这两个小子看完現場往回走，
咱們的同志看的很明白。

排长說：“这两个小子来的有名堂，
看样子又要在飞机身上耍阴谋。”

赵华說：“排长，刚才我看他两个胳膊直捣古，
好象是要把飞机拖。”

排长說：“可能。他不敢炸，也不敢烧，
唯一的办法是往回拖，
咱要把現場保护好，

就得好好想对策。”

姜計合說：“排长，他要是来拖咱們……（耳語）
这样做。”

排长說：“好是好，不过保险程度还欠缺，
你們看这样行不行？……”

赵华說：“行！咱就和敌人拔拔河。”

排长說：“我回去开个討論会，
再充实充实这条妙計策。”

說罢排长去开民主会，
为保护現場，全排同志齐忙活。

同志們要問到底怎么弄？

等半夜敌人来了全明白。

咱們緊張的准备工作剛作完

這時候鷄叫頭遍半夜多，

就聽見正南面一陣雜亂聲，

仔細一看過來了一輛大卡車，

這汽車光往前走沒動靜，

速度挺慢怪沉着，

原來是敵人害怕馬達發動聲音响，

參謀才命令偽軍推着車。

同志們一看都明白，

趙華就把笑話說：

（白）“唉！竅門！”

“什麼竅門？”

“以後的美國汽車別再按馬達。”

（白）“為什麼？”

“有這羣笨牛也能開動車。”

姜計合說：“從美國運點汽油來可不容易，

人家也學着講節約。”

（白）“啊？哈……”

趙華說：“你快看，汽車周圍有二三十人！”

（白）“看見啦！”

“這才叫三十四馬力的大卡車。”

羅鍋子頭前帶路兼指揮，

參謀在駕駛室里胡琢磨，

推車的偽軍兩個班，

高的高来唢的唢，
有一个高的活象一根电线杆，
有个唢的爱唱下流歌，
这小子张嘴就唱小娘们，
众伪军也爱听这路货，
一唱伪军就喊好，
因此上级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提琴盒”。
今晚上他没有情绪再唱小娘们，
唱耶稣歌嗓子还打哆嗦。
众伪军也跟着哼哼上帝多保佑，
真象是出大殓的唱丧歌。

参谋他听着不耐烦：

“他妈的，半夜三更唱什么！”

不知道这是偷着来的，

叫共军的民警听见还了得？”

这一嗓子喊的没人唱啦，

可就是不唱光想更哆嗦。

推车的都象过了电，

连汽车跟着都哆嗦。

参谋在车里也觉着打战战：

“怎么弄的？好象是有电过着我。”

司机：咱们的汽车还有电吗？”

“没有！”司机心想：别他妈心里害怕埋怨车。

众伪军把汽车推进非军事区。

来到飞机跟前停了車，
一个个按照規定都趴下，
參謀他伸着个秃头瞪着个賊眼直瞟摸，
看了一会沒有人，
心想：这真是上帝保佑我。
喊了一声：“快快快！”
按照分工別耽擱。”
“提琴盒”飞机头下去摸牵引勾，
“电綫杆”就把鋼絲繩子拖。
赵华一看想动手：
“排长！我先去抓住那个姪家伙。”
排长捂住小赵的嘴：
“你冒冒失失的干什么！
沒看見敌人拴飞机嗎？
再待一会就拔河，
紧要的关头再动手，
迂磨到天明就好說。”
众伪軍的鏈子刚刚套上牵引勾，
參謀一看喊：“開車！”
这一喊不要紧，
众伪軍一齐搶着爬汽車，
“提琴盒”个小挤的上不去，
一伸手拽住“电綫杆”的脚，
“电綫杆”觉着不好受：

(白)“誰拉我? 誰拉我?”

“是我……別蹬……唉喲!”

把“提琴盒”的鼻子都蹬破。

馬达发动車輪轉，

可就是輪子干轉汽車沒挪窩。

車上的偽軍都不知道，

還以为是平穩穩地開了車。

參謀想：这些年我跟共軍打交道，

算是頭一回僥幸沒出錯。

羅鍋說：“今天這事辦的真痛快。”

“電綫杆”說：“這汽車不跳不顛舒服煞我。”

(夾白)汽車沒動那能不舒服。

司機越開車不走啦，

哐的一聲熄了火。

參謀一看着了急，

劈臉揍了司機一家伙：

“他媽的，在節骨眼上你出毛病，

你不会加大油門使勁拖！

(白)快！”

“是！”司機二番可開足啦，

用上了四十四匹馬力還要多。

卡嗒把鏈子拉斷啦，

啵的一聲開了車，

這猛一開車不要緊，

車上的偽軍可站不住腳，
唏哩嘩啦朝后躺，
在車后座上壓了羅，
“提琴盒”倒在最底下，
他身上壓着十幾個，
壓羅的偽軍足有兩千斤，
這一回可壓扁了“提琴盒”。

司機一看不對勁，
又來了一個急煞車。

眾偽軍剛從后座爬起來，
跌跌撞撞又向前面去擠羅。
往前臥的這股勁頭比朝后猛，
把站在前邊的肋條都擠折。
有幾個捂着胸脯直叫娘，
羅鍋子個大，捂着個肚子直唉喲：

（白）“唉！……他媽的，你小子會不會開車？
這是叫你开着汽車拖飛機，
不是叫你拿着篩子去過細羅。
這他媽來回硬碰誰能受的了？
你想着晃死這一車？”
這來回一碰不要緊，
滿車上的偽軍都唉喲，
這一個朝着壓他的打一錘，
那一個朝着擠他的踹一脚。

“他媽的，你瞎了眼啦往上压？”

“混蛋！这个还能埋怨我！”

參謀他伸出头来就瞪眼：

“他媽的，別打架，別挨嚙，来回挤点怕什么？

赶快下来推汽車，

等同去誰的伤重賞錢多。”

赵华一旁咧嘴笑，

照着姜計合就拥胳膊：

“这計策你想的太漂亮啦，

沒动手就搞的敌人都挨嚙。”

姜計合說：“这办法那能算我的，

是排长那諸葛亮会的好結果。”

排长倒說：“先別乐，

注意敌人还要什么新阴谋。”

众伪軍好容易把車推回来，

这时候东方蒙朧要发白。

參謀一看着了急，

朝着罗鍋就发火：

“他媽的，你們韓國人都是飯桶大熊包，

快派人去看看飞机为啥沒挪窝！”

（白）“是！是！”

“你們几个先去接鑰子！”

（白）“哎！

你过去把飞机周围摸一摸！”

“提琴盒”假装没听见，

哼哼呀呀想逃脱。

罗锅一看生了气，

朝他腚上踹了一脚：

“他妈的，我给你说话你没听见吗？”

叫你过去摸一摸。”

“唉哟，连长，不行啊！停战书上有规定，
不准随便把线过。

连这非军事区里也不让咱来，

你叫我上北朝鲜那边还了得。”

“电线杆”过来插了话：

“我看你就是光会唱下流歌，

叫你过去你怕死，

你想想，这飞机拖回去咱们都能捞几个。

你过去我掩护你，

出了事情还有我。”

（白）“有你啊？”

“啊，有我！”

“有你那可没有我啦。

你说的好听，你过去我掩护你。”

“哎！别这么說，连长可没派着我。”

罗锅一看說：“你俩一起过去吧！”

（白）“怎么，连长，我也过去啊？”

“嗯！你也去！”

“嗨！我何苦去多嘴把話說。

唉！連长，你看我个高目标大，
过去干活，好处少来坏处多。”

“他媽的，你这两个小子想反抗，
誰要是想死快点說！”

（白）“唉哟，連长，我們过去啦。

“提琴盒”：今天这都是为了你，
咱們俩分工你得服从我！”

（白）“怎么服从法？”

“你到那个高处去听动静，
我摸摸拖不动飞机的毛病是什么，
要是一旦有情况，
你可早点告訴我。”

“告訴你，你跑啦，
我还想活不想活？”

“电綫杆”說：“没关系，你有一支卡宾枪，
有情况一面打着一面撤，
真叫共軍抓住也没关系，
誰不知道共軍的寬大政策！
抓了去不打也不罵，
有吃有喝更快活。
保险比在这里强，
有多少想当俘虏还捞不着。”

“提琴盒”一听有道理：

“当参谋你也够资格。”

“提琴盒”卧在高处听动静，

“电线杆”向着飞机乱摸索，

一摸摸到五股拧的钢丝绳，

仔细一摸，还在棵粗树上边拴把着。

我说为啥拖不动，

原来毛病出在这。

别说卡车拖不动，

拖拉机拉也挪不了窝。

他顺手掏出把小钢铤，

咻啦咻啦把钢绳铤。

赵华一看沉不住气：

“排长，你看他们开始铤啦，

铤断了钢丝绳还拔什么河？

我看先抓住这两个。”

排长说：“统一行动，

听从命令要沉着。”

参谋和罗锅听见铤声就害怕：

（白）“混蛋们，别出声！别出声！

有动静共军的民警能听着！”

“他妈的，别出声？没有动静你来干，

漂亮话我比你更会说。”

“电线杆”在那照样干，

急坏了秃头参谋和罗锅，